



唐克文丛

贾平凹散文

脚跟太阳

父母生我时，经阴阳先生推算，不宜在家，却投宿二十余里外一个姓李的人家，后平安落草……
幼时，村人俗叫平娃，一叫竟达十八年之久。后来本人自改名平凹，改字不改音，而意境天地之别也。



贾平凹

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I267/617

脚跟太阳

贾平凹 著

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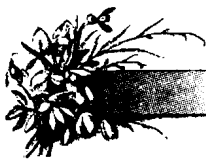
413426





父母生我時，經陰陽先生掐算，不宜在家，故投宿二十餘裏外一個姓李的人家，後平安落草，即起名賈李平。幼時，村人俗叫平娃，一叫竟達十八年之久。後本人自改名平凹，改字不改音，而意境天地之別也。

賈平凹



序



贾平凹

私营书店在西安出现后，我为许多店写过牌子——我喜欢为茶馆和书店写牌子——最早的一块是“天籁”，次之就是“天德”。“天籁”的老板我认识，红火过几年后倒闭了，据说他背负了牌子离开了店，再不知了去向，而“天德”却从此声名日起，先是在城郊经营一角小店，后发展到城里，规模已经相当地大。但是，我却一直未与老板晤过面。今冬鬼节刚过，鹤坪先生来寻我，谈起“天德”的老板想见见我，这当然好，于是，我们就坐在了——一间小屋子里吃起茶。老板叫左军，个头不高，和我一个类型，胡须却非常好。我当时抽着烟斗，一时想，他如果也用烟斗，样子就极像是三十年代北平城里的文化人了。

有好茶好烟，和有趣味的人说话，那个下午过得很愉快，我夸奖左军经营有道，创出了古城私营书店的名牌，多少有点江河日下斯文当空，他感谢我题了店名，甚至说：我欠你一笔人情债哩。后来，他就谈到他的设想，原来他有一套相当大的计划，即以“十元丛书”的形式出版发行一批读物。首先选中了我的散文。我明白了他之所以



能到今天，他是一个有长远目光的人，心存大志又极力把小事做好。“十元丛书”的设想不是一时的冲动和谋利的短期行为，他要把“天德”办成一个名店，以书店在古城的文化建设中的贡献树立一个文化人的形象。他当然首先是商人，设想是建立在市场需要上，而且大的行动是在有了足够的经济实力的基础上——我想起了金钱可以使人大气的话——但毕竟在目下图书市场极其混乱，盗版泛滥，偷税肆行，原始积累十分残酷和恶劣，像他这样“乱世要当英雄”的书店老板仍是少有的。我们的合作几乎在毫不费力的情况下就达成了。

我的书遭受盗版和私自编印的噩运多多(经见过了许多品质低下的人)，也以各种版本出版了相当数量，但私营性质的，系统地把散文出版小册，这是第一次尝试。以左军的意思，这套书将面向更年轻的读者，更易于购买和阅读，如果效果不错，将每年推出一批，以致蔚然成观。但愿如此！在欣然写下这点感慨时，我想起了两句话，一句是刻在山崖上的一位古时不接受入朝的隐士的“野心被白云纠缠”，一句是我曾写过的条幅：“天德清正。”

1998年12月1日午



竹子和含羞草	1
进山	14
结婚	23
笛韵	29
林曲	38
纺车声声	45
拜年	57
山镇夜店	69



头发	78
清官	93
亡夫	111
瓦罐	121
在鸟店	128
水月	135
满月儿	145

竹子和含羞草



一九七六年暑假，乡下大姨来了信，说：山上的竹子都砍了，开了地种了玉米，你表哥和大队论理，末了连竹林管理员的职也被罢了；又常常受人话说，他横竖老牛筋，近来情绪越发坏了。你们从小要好，你来住一时期，开通开通他吧。看罢信，才知道表哥为什么长时间不给我来信；而他没有兑现去年夏天答应给我做竹书架，原来也不是他的错了。于是，我便匆匆往乡下去了。

这里是山，山并不高，路就在山间绕来盘去的。我记起去年夏天，有一夜我捎了床板到竹林里去睡，第二天醒来，果然床离地了二尺高，俯身看看，顶着床的正是竹笋，我惊奇这东西有这么大的力量。表哥告诉说：那力量是在地下蓄积起来的，雨水好了，一夜要蹿几尺高哩！现在，竹林在哪儿呢？竹笋呢？一块一块的小台田，长着玉米，样子瘦瘪瘪的，看了使人可怜。车在三岔口上停了，倚着山根，排列着两行相对门面的街房，这就是竹笆镇了。镇子不大，街道却深，弯弯扭扭的，偶尔有几家显高。全是两层竹楼，大姨就住在街中的竹楼上。

大姨显然是老了，欢喜地问长问短，接着就抹眼泪。

脚
跟
太
阴





我坐在竹楼上，看见楼上还是当年的摆设，墙上照例挂着各种蔑工用具：通节铲、一字刨、框锯、车钻、刮刀、夹剪。楼顶木梁上还架有已经发干的戩、经、丝、皮、口圈、花箍。我问起表哥，她说上山浇玉米去了，接着就唠叨年景不好，吃的紧张，想编些竹器换粮吧，竹子没有了……我怕她难受，再不去问；推开楼上竹窗，一阵瑟瑟的声音立即钻进来，似乎也有了一种凉意了。我低头一看，原来后院里有片竹林，是那樣的修长，那樣的精魂，望下来，青色比山谷里的潭水还要深得多。大姨说：这后院的竹子也该是砍的，大队那位副支书提出要割资本主义尾巴，表哥硬是不砍，大会小会都点他的名哩。这当儿，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，她止了声儿，便有一个姑娘走上楼来，长得十分好看，一束阳光正好从楼顶上的一个窟窿射进来，落在她的脸上，脸上似乎感觉有一层粉嘟嘟的茸毛儿。她拿了一件衫子正要给大姨大声说什么，看见了我，就压低声音说：

“阿婶，衫子补好了。”

说完，就看我一眼，示意大姨告诉她我是谁。但这一看，正碰上我看她。她赶忙一笑，给大姨说句什么，就慌口慌心地下楼去了。大姨便抖着衣服说：

“街东头有一个傻子，百事不知，养得倒白白胖胖，可你表哥，偏灵性得出了奇，只好受着磨难！这么大的人了，也没心思去成家，你姨父下世早，我一天不济一天了，衣着鞋袜也给他供不上，亏得这闺女常来要了破衣去补补，咳……”

说说话话，日头便落了，我帮大姨开始做起饭。天黑严了，月亮已经上来，我在楼上摆好了饭菜，堂门一响，一个人担了什么匆匆进了后院，就在竹子下撒开来，那后肩扭动着，脖子向前弯着，我认出这是表哥了，就叫着从楼

梯上跑下去，他转过身来，看见了我，吃惊的样子，要叫，没有叫，欲笑，也没有笑开，就搓着手，说：

“妹子，书架还没给你做呢。”

“我不要了。”我心里隐隐有些发疼，立即笑着说：“书都卖了，要书架也没用场的了。”

“书怎么能卖？我还想向你耍些书哩，这卖不得的！”他说得很认真。

“书多了会惹臭哩。”

他不言语了，看着月亮。我发现他老气多了：额头上闪出了一道皱纹。

我们开始上楼吃饭，他还喃喃地说：

“书架子一定给你做，一定要做。”

我笑了他一通固执，接着就说起我们学校里乱七八糟的事来，大姨就常常插上一声“唉”的叹息声，表哥却始终没有说一句话，只是不紧不慢地扒饭，酸菜帮子在嘴里咬得很响。一阵风扫过院子，后院的竹林又瑟瑟价响起来。这时候，有一种细小的竹箫声，先是轻轻地响着，像竹叶在风里颤动，慢慢就高起来，如缕如烟，清幽幽的从那边的墙外边飘过来，像是在吹奏一首悲歌。表哥的筷子就慢了，先在碗里划着，末了，就放下了碗。我问：

“这是谁在吹，这么好听？”

他说：

“隔壁的女子。”

山里的女子竟能吹出这般好的箫呀？我站起来，就要去看看，他说：

“不要去，她娘是个厉害人，娘儿俩最近正吵架哩。”

第二天，我帮大姨拆洗了几件被褥，半下午的时候，出门在街道上溜达。街道上人不多，上工的还未回来，各





家妇女、娃娃就将竹床在门前摆好，凉水在上面浇了，等着晚饭时坐上去吃。紧挨大姨家的一家，台阶十分高，虽然不是竹楼，在整条街上，算是顶高的了，开面板门全打开来，里边有一个胖老婆在踏缝纫机。门口处拥了好多人，全都拿着各色布料，在那里比划着要缝什么，一边说着，一边就拿眼瞟那门内右侧凳子上坐的一个女人。女人终不回看这些人，不说，不笑，低着头儿看她的书。我认得这是昨天下午来送衣的那姑娘。

我猜想：这姑娘原来就住在隔壁，那夜里吹箫的就是她吗？我便要挪脚进去问问她，这时候，那伙来缝衣服的人突然叫道：“副支书来了！”就都冲着从街道那边过来的一个年轻人来。

那小伙倒十分端正，披着一件衫子，叼着一根纸烟，一晃一晃走过来，上了台阶就一直走进门去。那伙人就看看他，又看看那看书的姑娘，笑笑，却一个相跟一个下台阶走了。那看书姑娘也站起来，一合书，将凳子提起闪进内门去了。女主人早从缝纫机上下来，让那小伙坐了，递把蒲扇，朝内喊：

“水草，沏茶来！”

内屋没人回答，也不见沏茶出来。

“水草，拿烟来！”

内屋依然无声。

女主人似乎生了气，骂了一声什么，就进内屋去了。

我估摸那姑娘是不会出来的了，就从街上转过去，转到头了，又从街后一溜水田小路上踱过来。这路也有趣，在水田里七扭八扭的，常常让水稻挤没了去向。用手拨着稻子走，那青蛙就冷不地从脚下跳进水里，哇哇地叫，越发显得很静。走着走着，一抬头，竟是走到大姨家的后院门来了，我才要推门进去，一侧头，瞧见隔壁那家的后门



口上，坐着一个姑娘看书，正是那叫水草的。我走过去，问看的啥书，这么上瘾的。她合起书，我看了书名，她问：

“你是石根的表妹？”

我惊奇她怎么知道，她又说：

“你是城里老师吧？”

我才到这里一半天，她什么都晓得了，她为什么这么注意起我哟？！

“你来山里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放假了，来清静清静。”

“这儿清静？”她说，“你瞧我连看书的地方都没有！”

我问起刚才为什么一见那小伙子来就抬脚走了，她说：

“人家是大队副支书，咱敬而远之。”

“噢，支书？这么年轻的，真有出息！”

“哼，别瞧他长的倒像个人，一见他就恶心！我娘倒对他好，我嘛，并不求他出山当个干部的！”

她说得很气愤，鼻梁上就隐隐显出几颗雀斑来，说完了，又似乎觉得不妥，就给我笑笑，去拿手捏一只落在草上的飞蛾，刚捏上翅膀，飞蛾一扑腾，忙将手放开了。

我笑她胆小，一抬头，就看见前边的小溪边站着表哥，在水里捞着什么。我喊他一声，他回过头来，擦了汗，扛起一捆在水里泡着的竹子走过来。但一看见水草，就停住了，一抬脚又走前去了。水草的脸很不好看，低了眼皮说：

“人家是嫌我在这儿哩。”

“你在这儿怎么样？”

“他傲，看不起人，从来不和姑娘说话。”

我笑了：

“你不了解他，他就是这样的人。”



脚
跟
太
阳





“我比你更了解……”说完，她却脸红了，低头就去拍打叮在小腿上的蚊子。那蚊子好像故意和她作对，打了又来，而且借着夜幕降临，全从水田里出发，开始在我们头顶嗡嗡起来。她说：

“蚊子起身了，到我木架床上去拉呱吧。”

她拉起我进了后门。后院里很大，没有竹，却养着一丛丛花儿：牡丹、水仙、芍药、凤冠、兰草。花圃中间，有一盆含羞草，婷婷而立，暮色中，像浮起的一缕烟，我心疼得不敢放手去摸，皱着鼻子，满鼻满口都是浮动的暗香了，便赞道：

“花儿真好！”

“好吗？”我回过头来，盯着我，突然就问道：

“阿姐，我问你个问题：爱花是资产阶级思想？爱干净是资产阶级思想？农民就应该不干不净？长得漂亮也是我的错儿？”

我看着一对明亮而愤怒的目光，知道这些花草曾给这位姑娘带来过什么不幸，就说：

“唉，这都是社会上的一种邪气，就说我表哥吧，他到底有什么错，革了他的职，大会小会还点名批判他？！”

她终忍不住，竟骂出一句粗野话来：

“把他娘的坏种！”

她好像还很气愤，拼命地将手在小腿上拍打一只蚊子，蚊子没打着，小腿上倒起了红印，便拉我上了她的木架床。床在空中，是三棵榆树上架起的木板。这天夜里她留我在这里过夜。木架床高，吹着东来南往的风，蚊子又飞不上来，我们看着星星，一直谈到深夜。

第二天回到姨家，表哥却对我说：

“你不要往她家去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

“人家和副支书谈恋爱，别影响了。”

我说：

“文草压根儿就不爱那副支书的。”

“人家娘心里是中意的。”表哥说了，就叹了一口气，骂起来：

“哼，算什么玩意儿！以前说人家是资产阶级思想呀，不关心政治呀，却又去死皮赖脸纠缠，一颗鲜活活的小白菜儿，难道就让黑猪来拱吗？”

从此，我却更愿意去接近她了，几乎每天晚上都和她爬上高高的木架床上去睡。我们混得十分地熟，她让我给她分析课文，讲文学方面的知识；她给我讲队里砍竹的经过，每每说到这里，就提到表哥，然后就动起怒来，骂那副支书“歹毒”，又骂一声“无耻”。我趁机问起她的婚事，她说：

“我不愿意。我就是去当尼姑，也不嫁给他！阿姐，你说哩？”

我坚决支持她。

三天后的中午，我在小溪里淘米回来，刚走到水田边上，远远就看见那位副支书在叫文草，文草满头是汗，是从地里劳动才回来，只是不理。副支书就小跑上去，嘻嘻笑着，一直拦住她的去路。我就大声咳嗽着，直接走过来。文草一见我，全无刚才的强硬劲，扑在我的怀里，嘤嘤啼哭起来。我对那副支书发起火了：

“你这是干什么呀？这是在谈恋爱吗？人家不愿意你还纠缠什么呢？有箍盆子箍桶，还有箍人的不成！”

那副支书看看我，牙齿咬了咬，狠狠地走了。

从此，他便仇起我来了，有时在街上碰见，头一扬就走过去。我反倒将头扬得更高，又朝地上狠狠吐一口唾痰：我怕他怎的，你管得了这个大队，还能管到城里去不



脚
跟
太
阳





成?! 没想就在这一天中午, 他却来找到我, 说:

“你知道吗? 这个大队, 我是副支书, 我爱上文章, 她娘也认我这女婿, 她先也满意的, 是从你来了之后, 她才复杂起来。我今天是农民, 明天是什么, 谁也料不定, 你别勾引她嫁到城里去!”

我很气愤, 就说:

“她压根儿就不想到城里去!”

这时候, 正好表哥过来。两人碰在一起, 谁也不理谁, 只是拿眼睛盯着, 盯着盯着, 副支书的目光就避开了, 鼻子里哼道:

“噢……我明白了!” 便一甩袖子, 哼哼着走了。

打那以后, 村里就出现了谣言, 说我从城里来是和我表哥谈恋爱的, 又说我和表哥怎样的好, 我已经不称姨了, 叫起娘了, 还说我想将表哥要带到城里去找工作……说得云山雾罩的, 立即有人来姨家打问, 我从街上走, 背后就有人嘁嘁咻咻指着说什么。我先是气愤, 怨这山里人多是非, 后来就感到莫名其妙。我照样在大街上溜达, 照样去和文章睡高架床。但是, 我发现文章也变了, 每每见到我, 就显得不自然, 话也少了。往往我已经睡下了, 她就又坐起来, 对我说:

“阿姐, 你什么都好, 就是……” 却又不往下说了。

几个晚上, 她总是这样的, 我就纳起闷了, 问她是不是有什么心事? 她说:

“没有。阿姐, 你啥时候回城呢?”

我说:

“就这几天吧。”

“那你回去睡吧。”

“怎么, 不要我了?”

“……你们在一处多说说话嘛。”



哦，原来是这样！我知道她也是信了谣言了，真是又气愤，又好笑，就揭露了事实真相。

“这是副支书说的呀，他亲口对我说的。”

我就又详细说了那天情况。我终不明白：按副支书那天的意思是怀疑我给文章和我表哥拉线，而谣言却造成是我和我表哥的事？

文章就沉吟起来了：

“哼，他肚里鬼点点多得很哩，我是明白他为什么会这样造谣言的。”

我就说：

“他害怕我给你和我表哥拉线，依我看，你俩倒还是相配哩！”

没想她赶紧就打了我一拳头：

“看你说的……”就起身跑了，直从梯子上跑下去，跑到水田后的自留地里，摘了一颗落了蒂的花皮大西瓜来。

隔了一天的晚上，月亮很好，表哥砍了院中的几根大竹，准备编一个小笼。竹子砍下来，就坐在院中的月下破竹。他坐在那里，将蔑条的下半截靠在左腿上，左手捏着蔑条，右手捏刀，刀口对蔑条的中间用力一压，左手大拇指便平捏住蔑头，用力往上一推，刀落竹响，不一会儿，就破了一堆竹夹、竹钹来。我便帮着他的忙，一边和他说着话儿。正破着，墙那边就又响起了箫声，表哥拿刀的手停了下来。我给他做个鬼脸儿笑笑，他似乎很窘，急忙又举刀破竹，不小心，刀口划破了手，血冒了出来。我惊慌了，大声叫着大姨，找紫药水呀，药棉胶布呀，家里一时又找不到放在哪儿了。正急着，墙那边箫声停了，一阵脚步声，接着就听见墙头上有人说：

“这儿有消炎粉和药棉！”





我一抬头，文草就脸儿露在墙头，正把一团东西递过来。我忙接住，给表哥包扎了，再回头看看，她还在那里，叫过来，不过来，也不走去。我近前拉她，她才一跃身翻过墙来。先是诉说表哥这么不小心，又怨怪为什么总要晚上加班，又偏偏不在灯下。表哥只是哼哼哈哈地应着，舌头总不灵活。我突然觉得他们可真该成一对哩，就悄悄退出来，先回到这边院中的高架床上去了。

我躺在那里，睡不着，乍着耳朵往这边院里听。他们在那说着，话很高：

“疼不疼？”

“包的有些紧。”

“让我松松。”

“不，我自己来。”

一阵沉默。

“你怎么还捣弄这竹子，还没受够罪？”

“我，我就是这竹子命嘛。”

又无语了。

“竹子命有啥用呀，叫人不是砍完了。”

“竹子根总砍不净吧，将来，四山还是要长竹子的。”

便听不到什么了。

我不知道那是一场什么对话，文静的姑娘总是话才开头，却总是尴尬地无语结束。表哥哟表哥，你真是愁头啊！我在心里这么叫苦着，不觉就睡着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觉得有人推我，睁眼一看，文草已经坐在我身边，神色并不好，不住地叹着气。我问：

“还不睡呀？”

“我心里苦闷得很。”

“苦闷什么呢？”

